

# 戴南山與桐城派

唐傳基

世之言「桐城文派」者，以方苞、劉海峯、姚鼐號爲「桐城派三祖」，而絕不及戴南山，此乃文學史上因襲傳統之觀念，實有辨明之必要也。夷考滿清入主之初，對漢人一面採取極端高壓政策，一面又用懷柔手段，當時學術界除醉心利祿之輩，俯首帖耳，從事帖括外，富有民族觀念與正義感之學者，皆隱遯不仕，以「漢學」爲其逋逃藪，因而造成清代樸學之風氣。蓋明末清初諸大儒，深痛亡國之禍，乃由於學者空談心性，不能「實事求是」之結果，故倡導考據之學，以藥知識界虛玄空疏之弊；且考據之學，純爲學術性，不涉及政治漩渦，最宜於「明哲保身」之要求，故清儒之精於考證，實亦環境使然。其時樸學大師，不惟反對宋明之理學，抑且不願從事文學，因文學最易招致專制君主之疑忌也。獨桐城派諸古文大家，爲於舉世不爲之時，冒死犯難，使清代文學，放一異彩，而南山實爲此派之先導，且爲以文字賈禍最烈之人，若置而不論，實未得爲事理之平也。

（一）南山姓名辨正：戴南山名名世，字田有，一字褐夫，晚年自號南山。生於清順治十年，（西元一六五三年）少時家奇貧，窮居里閭，授徒養親；然才思煥發，好爲古文詞，與同里朱字綠、方百川、望溪（苞）弟兄爲友。康熙四十四年，先生五十三歲，應順天鄉試，中式第五十九名舉人；四十八年，先生年五十七，會試中式第二名進士；是時先生文名日噪，南山集盛行於世，御史趙申喬以集中所載與余生書，語涉永曆，（明裔永明王由榔年號）上書彈劾，下刑部，竟坐大逆伏法。現行之南山集十四卷，爲道光時戴荅洲所編，篇末云：「計文二百五十餘篇，汰去立言太激者六十餘篇。」書成未刊，光緒時始鐫版。因知南山集在滿清時代，乃一禁書，無怪其不列入桐城派作者之林也。不惟其文湮沒不彰，即其姓名，亦因避清廷忌諱，而假託爲「宋潛虛」其人焉。清室推翻，凡有功臣民族主義之思想家革命家，皆得昭著於世，獨南山其人其文，尙未蒙世之珍重，清末黎庶昌編撰續古文辭類纂，選錄南山之文，即以「宋潛虛」爲作者之真實姓氏，今日坊間流行之國文選本，亦間有選錄先生之文者，仍以「宋潛虛」之名行世，沿襲前例，以僞爲真，此乃專制時代之殘留，亟宜更正之也。考「宋潛虛」之名，不見於南山集中，當非先生之所自命，乃由其生平執友所假擬，以便爲文，而避免觸犯禁忌，其用心亦良苦矣，此觀於方望溪送左未生南歸序即可知也。其序曰：

左君未生與余未相見，而其精神、志趣、形貌、辭氣，早熟習於劉北固古塘及「宋潛虛」。既定交，潛虛北固各分散，余在京師。及歸故鄉，惟與未生游處爲久長。北固客死江夏，余每戒潛虛，當棄聲利，與未生歸老浮山，而潛虛不能用，余甚恨之！辛卯之秋，未生自燕南附漕船東下，至淮陰，始知南山集禍作，而余已北發，居常自慰曰：「亡者則已矣，其存者遂相望而永隔乎？」

「南山集獄」株連者甚衆，望溪亦幾遭滅族之禍，故痛定思痛，而有此怨嘆之詞。竊意「宋潛虛」之名乃望溪之所假擬者；然亦非漫無意義，蓋欲於假託之姓名中，隱含家國之痛，藉爲死友留一永久之紀念耳。夫清之於明，正如元之於宋，南山雖以貧而仕，然一生留心明末史事，眷懷故國，其志事正與宋末孤臣文天祥、陸秀夫相同，而其一生之孤懷遠識，超然塵埃之表，「不欲與流俗爲伍，甚至不欲以姓字流落人間」。（引用南山集中語）望溪深明南山平生之志趣，爲求避免忌諱，而又能曲達死友之苦衷，此殆「宋潛虛」三字之由來歟？昔鄭所南於宋亡後，改名「思肖」以寄其思念「趙宋」之情，此當有同然也。

（二）南山對八股文之反抗：文學史上之「古文」一詞，其價值果何在？曰：在能挽回時代之風氣而已！一時代之文風萎靡，則人心亦必陷溺；文風清正，則人心亦歸醇厚。文學者，時代之心聲也。六朝綺麗之作，不振甚矣，韓愈出而矯之；五代之文風與國運亦衰微極矣，歐陽修起而振之；明代盛行「制藝文」，古文已呈式微之現象，滿清入關，復以八股文爲統治漢人之工具。於此時也，必須有特立獨行之士，具矯世厲俗之功，方可有爲，則南山實其人矣。南山生時，清室已先後平定漢人之反抗勢力，士人不從事科舉即無進身之階，先生迫於飢寒，亦不得不役於此，然其志固別有在也。其困學集自序曰：

學之廢久矣，嗚呼！學以明道也，道以持世也。自學廢而道不明，而世如之何其不亂以亡也！聖人既沒，於今幾千年矣，自孟軻氏而後，學者不絕如綫，迨宋興而諸儒繼起，可不謂盛者歟？然皆不幸而窮於世，上無明天子，不克信用，而擯斥以老，卒不得出其萬一，使當世獲儒者之效，世亦由是大壞，積爲從古未有之禍。自明室開太平，文物治安之盛，遠過前代。而當時儒者之於道，類不及曩時君子，吾嘗慨焉恤之！夫道之不明，以爲世患；道明而不得用，此世之不幸，而非儒者之命之艱也。要無廢於學，使道自吾而大明；即不用，而亦所以持世於不傾也。余生二十餘年，當天下棄學，世所謂「學」，「不過咕咕誦誦，習爲科舉之業，曰：『是乃學而已』，此學之所以廢也。……余，多憂之人也，又生而遭多難，惴惴莫必其命，胸中雖稍識是非，時時嚮學，而顛連相繼，即有異俗之心，絕人之才，且沮傷而不得進；況余才質魯鈍，頑然無所得于心，就令專精思慮，無他間雜，猶無以望其成。而加以辛苦拂亂，神志荒惑，又奔走求食，時人既不皆信余，徒教授童子章句，日不暇給，如此豈復能有所成就哉？孟子曰：『困於心，衡於慮，而後作』。余不能作也，而困加甚，而衡加甚，其亦不可解也夫！其亦不足惜也夫！居常偶一命筆爲文辭，頗能往往類古。蓋昔之君子好古之道，輒亦好古之文；以古之文，所以明古之道也。余既不學，未聞道，何有於區區者，蓋學又不在于文詞而已也。學爲文，文即工，非學之大也。余困甚矣，而未學，以未學而更困，以「困學」名其集者，所以志也，因書之以自警云。因文見道，以道救世，此南山之志也，此正桐城文派之中心思想也。南山集贈劉言潔序中對「時文」有更激烈之抨擊，至比之如秦火，其言曰：

自先王之道不明，而世有講章時文之學，蓋講章時文之毒天下也久矣。……吾友劉君言潔，奮然獨立於波靡之中

，非朱子之說不遵也，非周、秦、漢、唐宋之文不觀也。講章時文之徒，皆非且笑之，而言潔獨超然於塵埃之表，故吾以言潔爲賢。……又自朱子沒後，群史繁穢，意中時時欲勒成一書，以繼綱目之後，而有明一代之史，世無能命筆者，更經一再傳，則終淪散佚，莫可稽考，當仿依太史公書，網羅論次，既成，則以藏之名山，傳之其人，平生之志，如此而已。……今夫講章時文，其爲禍更烈於秦火，倘世有表章六經者出，則如向之儒者，豈遂無其人乎？因書以貽言潔，且以勉之也。

其勉言潔以秦火後之大儒自任，表章六經，追求文章之本，闡明聖道，以救世亂，並欲上規史遷，網羅放佚，以勒成有明一代之史。先生此種偉大之抱負，與反抗之思想，謂爲學術之正宗也可，謂爲革命之先導也可。集中痛斥時文之庸妄，隨在而是，茲不備舉，今日雖三尺之童，亦知科舉之可笑，然在明清之交，有能對帝王所推行之取士制度，所倡導之八股文體，發爲獅子吼，以圖摧毀之，廓清之，爲斯文斯道保存一線曙光，知人論世，其功又安可泯沒乎？

（三）南山與望溪文學造詣之比較：望溪生于康熙七年，（西曆一六六八年）以齒言，南山蓋長於望溪十有五歲，南山生長於桐城故里，而望溪則寄籍上元（今南京）。望溪之兄百川，亦有文名，南山與其兄弟交誼最深厚。方舟傳曰：

……舟與其弟苞皆好學，日閉戶，謝絕人事，相與窮天人性命之故，古今治亂之源，義利邪正之辨，用以立身行己，而以其緒餘著之于文，互相質正，有一字之未安，不敢以示世，意度波瀾，各有其造極，人以此之眉山蘇氏兄弟云。……舟厭時俗齷齪，以名節自砥礪，謹法度，慎交遊，而留意經世之學，平生所爲經畫區處，悉中肯綮，而性恬淡，不慕富貴……舟少有嘔血之疾，壬午遊京師，疾復作，尋歸，踰二年卒，年三十七。

由此文觀之，可見南山對百川望溪兄弟之愛重；至望溪之於南山，則誼在師友之間矣。南山集序曰：

壬午之冬，吾友楊夫卜宅於桐城之南山，而歸隱焉。從遊之士，刻其所爲古文適成，因名曰南山集，其文多未歸時所作，而以茲所居名焉，著其志也。余自有知識，所見聞當世之士，學成而並於古人者無有也；其才之可拔以進於古者，僅得數人，而莫先於楊夫。始相見京師，語余曰：「吾非役役於是，而求有得於時也。吾胸中有書數百卷，其出也，自付將有異於人，非屏居深山，足衣食，使身一無所累，而一其志於斯，未能誘而出之也。」其後各奔走四方，歷歲踰時相見，必以是爲憂，余亦代爲憂。……楊夫之年長矣，其胸中之書，繼自今而不出，則時不贍矣！必待身之無所累而爲之，則果有其時耶？故余序是集，而爲楊夫憂者倍切焉！因發其所以，使覽者知楊夫之志，而楊夫亦時自警，而亟成其所志也。

望溪極推許南山之才，謂其可以進於古，並深憂造物者之艱其遇，而「胸中之書不得出」也。孰知南山集甫問世，而媚世希寵之徒，已揭起「文字獄」之大禍，南山既慘遭滅族，望溪亦幾身家莫保，其倖能免於一死，實獲李光地之營救，望溪文集安溪

李相國逸事中曾明載其事：

戴名世以南山集下獄，上（清聖祖）震怒，吏議身磔族夷，集中掛名者皆死。他日，上言：「自汪穉死，無能爲古文者。」公曰：「惟戴名世案內方苞能。」叩其大，即以名世對。左右聞者，無不代股票，而上亦不以此罪公。

李光地爲清初理學名儒，對於「學行繼程朱而後」之望溪，不惜冒死營救，言人之所不敢言，故望溪文中，直書其事，毫無曲隱，以留此正義之聲於天壤間。由當日李光地所言觀之，南山望溪於古文之成就，固可媲美也。惜乎後日清室大臣，無李文貞公之直鯁，怵怵覲見，取媚專制君主，遂使南山之文，湮沒而不彰，良可傷矣！夫南山反抗異族，殺身成仁，在民族史上，已爲不可磨滅之人物，正不必爲其爭「桐城派」一席之地位，然考論文派之淵源，衡量古人之成就，使歸於信實，則言桐城派者，必以南山爲此派之開山祖；因望溪所受於南山之影響，至深且鉅，不宜置南山之文於不議不論之列也。道光年間，載鈞衡（蓉洲）編次南山集既竣，爲之跋曰：

嗚呼！文章之事，豈不難哉。商周以前，無專以文章著者，晚周之世，乃稍有之，至秦漢而爲之者益專且衆。司馬子長生漢武之朝，以天授之才，承累世之學，通古今書史之秘，窮天下山水之奇，跡其所遭，極人世萬不可堪之境，倖倖抑鬱，感憤悲傷，以其所蓄，發爲文章，遂以雄於天下，傳於後世。自後世之言文章稱大家者，所造雖各有不同，要莫不深有得乎子長之義旨。唐之韓柳，宋之歐蘇，明之熙甫，其尤著者也。國朝作者間出，海內翕然推爲正宗，莫如吾鄉望溪方氏，而方氏生平極所嘆服者，則惟先生。先生與望溪生爲同里，又自少志意相得，迨老不衰。其學歷之淺深，文章之得失，知之深而信之篤者，莫如望溪，望溪推之，學者其復何說也？願望溪生爲顯官，身後著作在天下，而先生摧折困抑，垂老構禍以死，著作脫軼，莫爲之收，而一二藏書家有其稿者，又秘不取出。四方學者，徒耳先生之名，求讀其書而不可得，文章之遭際，幸不幸固如是耶！余讀先生之文，見其境象，如太空之浮雲，變化無跡，又如飛仙御風，莫窺行止，私嘗擬之古人，以爲莊周之文，李白之詩，庶幾相似，而其氣之逸，韻之遠，則直入司馬子長之室，而得其神。鈞衡桐城人，爲道咸間古文家，所論當非阿好；其時湘鄉曾文正公正努力倡導桐城古文，然因不敢冒清廷之忌，論列此派作者，乃以望溪爲首，而尤推尊惜抱之學，竟無一語及於南山，此後衡文之士，多受曾氏影響，無敢異議，學術上蒙此專制時代思想之陰影，至今文學史家，尙無有爲之表彰者，可不惜哉！

#### （四）南山之文學觀：

①文貴創造：南山力斥當時科舉之文，爲古文開一康莊大道，前既言之矣。然南山所言之古文，並非字摹句擬，爲「陳死人」之言，而貴在能創造也。與王靜齋先生書曰：

……所論文章一事，未竟其說，故敢復以書布於執事：蓋文章之衰久矣，夫均是文也，而今之於古，其真與僞之相去

，不啻若什佰，此豈古之不可學歟？甚不然也。蓋有學古而失之者，亦有背古而馳焉者，學古而失之者，徒從事於格調字句之間，一跬步不敢或失，摹擬彷彿，飾爲聲音笑貌，而以號于人曰：「此某家之文。」人亦曰：「此某家之文也。」而古之學廢矣；背古而馳焉者，排偶駢儷之盛行，其節促以亂，其音淫以靡，學者相沿而不知怪，遂儼然以此爲古文之體，而左、國、莊、屈、秦、漢、唐、宋諸大家之文，舉天下而莫之知，而古之學又廢矣，嗚呼！此文之所以衰也。……是故文章者，有真有僞，而僞者常至於亂夫真，非僞者之能亂夫真也，見之者謬也。夫天下之真能知之者少，而其術安得無售哉？……竊以爲文章非苟然作也，要在於明其體，平其心，養其氣，捐其近名之心，去其欲速之見，夫如是，而其去古也不遠矣。……雖然，今之世尤可患者，有所謂科第之文，世皆從事於此，而不知再有人生當爲之事，雖患之，莫能救止也，此又古學之所以廢也。……

南山認爲學之所以廢者其因有二，一在於時文，一在於駢儷之體。摺擊時文，毀絕駢儷，然後古學始有復興之希望。於此最重要者，即在避免「學古而失」之病。必也「明其體，平其心，養其氣，捐其近名之心，去其欲速之見。」有此純真創作態度，始足與言文章之事；同時南山更闡明「文學批評」之重要性：因文章有真有僞，而僞者又常至於亂真，此並非僞者本身有何價值而能亂真也，讀者識力之謬也。夫天下之真能知之者少，彼作僞者，其術又安得無售哉？故「文學改革」一事，非徒少數作者獨有之任務，而尤在於大衆鑑賞力批評力之提高，而後僞者始不能亂真也。

②文貴自然：文章之事，無論說理、記事、言情、皆當以「真實」爲主，無待矯揉造作；此爲近人所努力鼓吹倡導之者，實則南山集中固早已揭櫫斯義矣，贈蕭端木序云：

……蓋余平居爲文，不好雕飾，第以爲率其自然，而行其所無事，文如是止矣。嘗按秦漢以來諸家之旨皆如是，余好之。蕭君之嚮往，適與余同，則蕭君之奇余也，而豈徒哉？……

南山自述爲文宗旨，只在「自然」二字，且認定從古佳作，亦無不如是；夫爲文而能至「行其所無事」之境，則作者實有左右逢源之樂矣。

③詩主言情：南山言詩，一如論文，亦以創造與自然爲主，貴在真情流露，不假造作，不主摹倣，以「言志」爲歸，所論皆深合「三百篇」之旨。劉陂千庶常詩序曰：

詩之亡於人間久矣！其故果安在耶？古之人未嘗欲名其詩也，而固已有詩；今之人徒欲名其詩而已，徒欲名其詩，而固已無詩矣！古之人，雖田夫野人女子皆能自言其情，情之至而詩自工。今之人以詩爲取名聲爭壇坫之具，自汨其情，而亡其己之詩，以務摹擬夫古人之詩，此詩之所以衰也。……陂千之言曰：「吾惡夫世之名其詩者，吾之詩，吾自抒其情而已，不以名也。」蓋陂千之詩，皆深自藏匿，不以示世，余索而讀之，見其情皆陂千之情，而詩皆陂千之詩，



按之古人之旨，自不相遠也。使世之說詩者見之，必求其瑕疵而議之曰：「某句不似某家」。即不然，或謬爲稱之曰：「某句似某家，某句又似某家」，必欲盡汨沒陂千之情，使之輾轉倘恍，而無所適從，嗚呼！其亦不仁甚矣！宜陂千之匿不以示世也。……

詩主言情固矣。然此說用之不慎，亦難免流弊，蓋人皆有其情感，然未必人人能爲詩人。古今善言情者，必其人能讀書之士，南山於此特三致意焉。方逸巢先生詩序曰：

……吾嘗侍先生之側，竊聞先生之論詩矣，先生曰：「詩之爲道，原無異於文章之事也。今夫能文章者，必讀書之深，而後見道也明，取材也富，其於事變，乃知之也悉，其於情僞，乃察之也周，而後舉筆爲文，有以牢籠物態而包孕古今，詩之爲道，亦若是而已矣。吾未見夫讀書者之不能爲詩也，吾未見夫不讀書者之能爲詩也。世之人不於讀書之中求詩，而第於詩中求詩，其詩豈能工哉？」蓋先生之論詩者如此。

詩既主言情，則當有「我」在，而其表現之形式，當一本於樸素自然，純乎天籟。故詩之禁忌：①不當模倣某一家，作古人之奴隸。②不宜用僻字僻典，使人茫然不識所謂。蓋二百餘年後白話文運動所倡導之「八不主義」，其主要理論，亦既見諸南山集中矣。吳他山詩序曰：

余遊四方，往往聞農夫細民，倡情治思之所歌謠，雖其辭爲方言鄙語，而亦時有意義之存，其體不出於賦比興三者，乃知詩者出於心之「自然」者也。世之士多自號爲能詩，而何其有意義者之少也。蓋自詩之道分爲門戶，互有訾謗，意中各據有一二古人之詩，以爲宗主，而祇他人之不能知，是其詩皆出於有意，而所謂「自然」者，已汨沒於分門戶，爭壇站之中，反不若農夫細民，倡情治思之出於自然，而猶有可觀者矣。又其甚者，務爲不可解之辭，用事則取其僻，用字則取其奇，使人茫然不識所謂，而不知者以「博雅」稱之，以此爲術，而安得有詩乎？此詩之一變也。他山吳氏，年近八十矣，杖而訪我於姑蘇寓舍，因相與論詩。余曰：「君之詩宗何代乎？」曰：「否」，「僻事以爲奧，奇字以爲古乎？」曰：「否。」然則君之詩可觀矣。……

「和詩」一事，詩家多樂爲之，以自炫風雅，南山則大不以爲然；蓋詩之內容，既貴有真性情，詩之形式即貴在「自然」，和詩乃違反自然而汨沒真性情者，有識之士，所不爲也。和陶詩序曰：

龐君雪崖，今所稱能詩家也。以京朝官出爲建寧知府，蒞政之暇，輒以吟詠爲事，於是有和陶詩若干首，及罷官歸，閒居無事，則又得和陶詩若干首，彙爲一集。今年夏自任北道使至京師，屬余序之。今夫詩之工拙，往往視乎用韻，韻在出於自然而行其所無事；乃世之作詩者，多以「和韻」爲能，往往舍己之念，以就人之韻，強人之韻，以從己之情，於是乎韻雖合而詩之所以爲詩者亡矣。且夫人之性情與其才力，必與之相類也；而後可以比擬而彷彿，非然而出于勉強，

則雖聲音笑貌，且不能合，而況於意思之所在乎？昔者陶靖節幽居柴桑，而結志在於區外，彼其視晉宋之際，直如浮坭飛塵之去來，而何況於一身之榮利？故其詩清遠閒放，蕭然自得。其後蘇文忠謫居海隅，流離患難之際，深懲世網，慨然有遺俗絕塵之志，乃取靖節詩一一和之。以文忠之才氣，一世無雙，乃名高取忌，至是欲爲靖節而不得，徒志其嚮往愛慕於吟詠之間，蓋自悔其晚矣。易地而論，文忠之所遭，略有同於靖節者，故其志亦猶靖節之志，其詩亦猶靖節之詩，則雖其所用者靖節之韻，而出於自然，而行其所無事，仍是文忠之韻而已矣。……夫自晉宋以來，世之和靖節之詩者多矣，而惟文忠爲能得其彷彿，蓋兩人之輕富貴而薄榮利者無不同，故其詩亦無不同，而不在乎韻之和與不和也。

凡此所言，皆曲當人心，謂文學爲生命與人格之表現，指出文學上不可磨滅之真理，南山之言論具在，可一一覆按也。

#### (五) 南山之文學修養談：

①宜置身古人之境：南山以爲有志古文者，必先高自期許，勉爲百世之人，精神日與古人爲伍，然後我之精神與古聖先賢相接，我所著之書，可傳於後世，如此，我之一身即可與天地無終極而存。斯言也，在以文學爲干祿之時代，而發此超功利之主張，南山真人傑也。杜溪稿序曰：

……昔余嘗與字綠言曰：世有一世之人，有百世之人，所謂「百世之人」者，生於百世之後，而置身於百世之前，唐虞之揖讓于廷，而君臣咨謨，吾目見其事而耳聞其聲也；南巢牧野之戰，吾親在師中而面聆其誓誥也；吾又登孔子之堂，承其耳提而面命，而與七十子上下其議論也；吾又入左氏太史公之室，見其州次部居，發凡起例，含毫而屬思也。以至後世爭戰之禍，賢君相之經營，與夫亂賊小人之情狀，無不歷歷乎在吾之目；是則吾生於今而不啻生於古，自堯舜至今凡三千餘年，而吾之身已三千餘年而存矣；而吾所著之書，傳於後世，而後世之人，讀吾之書，如吾之聲歎乎其側，是則吾之身，且與天地無終極而存也，此之謂百世之人也。若夫「一世之人」，則止識目前之事，通一時之變，雖其至久遠，不過百年，以天地之無終極者視之，須臾而已矣。乃若生於一世，而一時之事，猶懵然不能知，則莊周之所謂朝菌也，蟪蛄也，朝菌不知晦朔，蟪蛄不知春秋。吾安得百世之人，輒與之言百世之事哉？……

故欲文之高古，必先有高古之心胸，此爲南山「文行合一」之見解，亦即「文以載道」說之實行法也。

②好古與疑古：南山好古之志彌切，然疑古之精神亦極強烈，言人之所不敢言。蓋南山至性過人，眼光卓越，處處求真，不願苟且雷同，其疑古之精神，實足爲現代學術奠定一種新風氣。茲錄其與洪孝儀書以見其批評精神之一斑：

……蓋今日註杜詩者有二家，皆盛行於世，曰虞山錢氏，曰松陵朱氏，此兩家不無互相牴牾，而自僕觀之，支離附會，牽強穿鑿之失，向來註杜詩者之所略同，而此兩家亦或有所不免。……今夫詩莫盛於唐，而唐詩莫盛於杜，所謂

「聖於詩」者，古今惟子美一人而已。然而自古著述之家，畢一生之力，疲精斂神，爲書數十百卷，勢不能盡無瑕焉，無類焉，蓋其氣有時而盛衰，其思有時而枯潤，鍛鍊結構，或偶有所未盡其力，則亦往往有瑕與類之錯出於其間，而要皆無損於其全體之美。後之讀者，第得其意思之所在而已矣。乃世之論杜詩者，憚於其久定之名，昧於「瑕瑜不相掩」之義，概而稱之，而不敢有分別，且直指其瑕與類，而以爲美在是也，使讀之者，或竟惟其瑕與類之是學，其貽誤來者，不更甚乎哉！且夫王嬋西施，其體固無一不悅於目也，而或悅之過甚，至謂其溺爲香澤也，而珍而視之，鮮有不以爲狂惑者矣。昔者朱子謂子美夔州以後之詩，頗不佳。雖未必盡然，而大約數十百卷之書，豈能無瑕與類之錯出，苟能一爲抉摘，以明告後學，則古人之心安，而學之者不至於有所誤，此固讀書之法，不獨註杜詩爲然也。虞山錢氏以詩自豪，其所論斷，人皆信之，而僕以爲珍王嬋西施之溺，在錢氏爲甚，使子美而可作也，未有不笑其狂惑，而有所不樂受者。……

讀書之道，在能還古人之真面目，不當徒作偶像崇拜，南山批評之意見，直從作家之創作心理出發，故其論據至爲客觀，以詩家爲例，杜子美號爲「詩聖」，固已然矣；然杜詩亦不能篇篇皆佳，因作者氣有時而盛衰，其思有時而枯潤，難免瑕與類之錯出其間，而亦無損其全體之美，此種批評意見，何等精銳，何等公平！倘吾人能本此眼光讀書，尙有爲古人奴隸之嘆乎？至其誚錢謙益氏之註杜，爲珍王嬋西施之溺，設喻更極諷嘲之能事，蓋牧齋身爲明室大臣，清兵南下，不能死節，無恥迎降，復膺顯宦，又負有詩文盛名，以此種貳臣而註杜詩，子美有知，亦當痛恨，南山本春秋之筆，加以譏嘲與斥責，蓋亦欲正人心而厲廉隅，此又其另一意義也。

③文章與氣節：夫誦法古聖先賢，以道統自任，發爲文章，悉以有關人心世道爲依歸，此乃桐城諸家受人非笑，目爲迂腐處，然使乾坤不息，人倫不墜，又何可蔑棄之乎？讀楊雄傳曰：

楊子雲亦漢代文人之豪也，其不爲章句訓詁，而默然好深湛之恩，余嘗竇之，然亦嘗陋之矣。夫所貴乎學者，爲能成一家之言，而前後不必相同，彼此不必相勝，以各出其機杼而勿詭於聖人而已。方雄之少年，慕司馬相如之賦，輒擬之爲式，而屈原之離騷九章，皆忠臣愛君惓惓之意，雄乃以遇不遇命也，何必沈身哉？因撫離騷而反之，又旁離騷作重一篇，名曰廣騷，又旁惜誦以下至懷沙一卷，名曰畔牢愁。夫離騷不必廣也，亦不可反也，離騷可反，而莽大夫亦可爲矣！後又以經莫大於易，作太玄以擬之，傳莫大於論語，作法言以擬之，相與倣依而馳騁，何其不自度量至此也。彼直以區區文字，摹擬倣效，而遂謂可以入聖人之列，亦謬甚矣。後之論者，恕其事莽，以爲「不得已」而爲之臣，既已爲之臣矣，豈「不得已」之可以釋其罪哉？而且謂其爲三代以後之大儒，幾比於孔子孟子，卽一二人先生，亦不免爲是說，徒爲太玄法言所欺耳。……



楊雄之可鄙，在其失節事莽，大行已虧，餘事便無足論；蓋文章乃人之心聲，心不誠正，則言必詐僞，子雲之作太玄以擬易，作法言以擬論語，皆貌爲聖人，以飾其詐僞而已。至其作「反離騷」以辱靈均，更爲古今姦貳之臣留地步，其罪尤不可追。滿清入關，明代遺臣，忠貞自守者固多，而失節者亦所在多有，此輩貳臣，每以「不得已」三字恕人，而又兼以自慰，可痛亦復可恥！南山之正義感，決不欲使此輩妖魔遁形，故大張其撻伐之筆曰：「後之論者，恕其仕莽，以爲不得已而爲之臣，既已爲之臣矣，豈『不得已』之可以釋其罪哉？」讀至此，吾不知古今多少無恥之徒，愧死于先生之筆下矣！南山論人，均本氣節立場，不稍苟假，多如此類。其跋趙孟頫畫曰：

右趙孟頫畫一卷，泉石蹊徑，花鳥雲霞，歷歷然，點綴誠工妙矣。孟頫畫，世無不寶之，然往往多贋本。此卷友人某所藏，以爲真筆，加愛惜焉，俾余題其後。余以子昂負極惡大罪，後世皆賞其書畫，而不復更知其人。夫書畫雖工，曷足道哉？然今世無不爲子昂者，余又以子昂實書畫累之。彼方揚眉瞬目，以此自名，而陷於極惡大罪而不自知，故「小道雖可觀而君子不爲」，「聖人之言，千載不可易也」。

子昂之畫，誠工妙矣，然以大宋宗室之後裔，而視顏事元，是乃罪大惡極，故南山既責其無行，而又深惜其才藝。此文蓋亦爲錢謙益輩而發也。

④文章與神思：文固以載道爲主，然文章之事，與宋儒說理之語錄，終究不同，因文章之內容，固須以「義理」爲骨幹，而文章表現之形式，則貴「神奇」。「南山」於此，特提出三事，爲行文之準則：曰「精」，曰「氣」，曰「神」，「凡不朽之作，皆必具此三者，否則不可以言文也。答張伍兩生書云：

……蓋余嘗讀道家之書矣，凡養生之徒，從事神仙之術，滅慮絕欲，吐納以爲生，咀嚼以爲養，蓋其說有三，曰精、曰氣、曰神、此三者，鍊之凝之，而渾於一，於是外形骸，凌雲氣，入水不濡，入火不熱，飄飄乎御風而行，遺世而遠舉，其言云爾。余嘗欲學其術而不知所從，乃竊以其術而用之於文章。嗚呼！其無以加於此矣。古之作者，未有不得是術者也。太史公纂五帝本紀，擇其言尤雅者，此「精」之說也。蔡邕曰：「鍊余心兮浸太清」，夫惟雅且清則「精」，精則糟粕煨燼，塵垢渣滓，與凡邪僞剽賊，皆刊削而靡存，夫如是之謂「精」也。而有物焉，陰驅而潛率之，出入於浩渺之區，跌宕於杳靄之際，動如風雨，靜如山嶽，無窮如天地，不竭如江河。是物也，傑然有以充塞乎兩間，而奮冒乎萬有。嗚呼！此爲「氣」之大過人者，豈非然哉？今夫言語文字，文也，而非所以文也，行墨蹊徑，文也，而非所以文也。文之爲文，必有出乎語言文字之外，而居乎行墨蹊徑之先。蓋昔有千里馬，化而黃，伯樂使九方皋視之，九方皋曰：「牡而驢」，伯樂曰：「此真知馬者矣。」夫非有聲色臭味，足以愉悅人之耳目口鼻，而其致悠然以深，油然以感，尋之無端，而出之無跡者，吾不得而言之也，夫唯不可得而言，此其所以爲「神」也。

此與彥和之神思篇意旨略同，所謂「陶鈞文思，貴在虛靜，疏淪五臟，澡雪精神」是也。

(六)附論南山之史學：南山一生，除篤志古文外，尤精史學。與王雲濤書中有云：「田有少好左氏太史公書，亦欲有所撰著，而竊嘗聞程朱氏之緒言，亦不敢自棄於斯文。然往往以此不悅於世，而鬼神助之，以降其大罰，死喪疾病，無歲無之。平生著書學道之志，卒難遂。」又贈劉言潔序云：「自朱子沒後，群史繁穢，意中時時欲勒成一書，以繼綱目之後，而有明一代之史，世無能命筆者，更經一再傳，則終淪散放佚，莫可稽考，當仿太史公書，網羅論次，既成，則以藏之名山，傳之其人，平生之志，如此而已。」於此可見南山之史才及史識。明之亡也，由於閹豎之亂政，流寇之竄擾，書生誤國，武臣驕悍，是以滿清得以長驅入關。南山目擊心傷，故毅然以修明史之責自任，其時前朝遺老尙多，南山殷勤訪問，故所得者皆爲極生動真實之史料，雖不幸「南山集獄」禍作，後人無由讀其「胸中百卷」之書，然南山集中之四紀略（宏光朝僞東宮僞后及黨禍紀略，崇禎癸未榆林城守紀略，崇禎甲申保定城守紀略，宏光乙酉揚州城守紀略。）及子遺錄，皆爲有關明季史事極珍貴之資料，而其筆法之謹嚴樸茂，則又與馬班堪稱並駕也。抑尤有進者，前史體例，多爲名人立傳，即司馬子長之游俠、貨殖、滑稽諸傳，亦必有姓名者，始得列入，南山則打破前例，以史家之職責，在「表彰幽隱」，只須視其人精神事蹟，能否光耀于人間，能否有使頑廉懦立之作用，正不必問其留姓字於人間否也。故南山之史筆，其所描繪之人物，爲忠臣，爲義士，爲節婦烈女，爲豪俠隱逸，讀之使人奮然而起，悽然以悲，如集中之畫網巾先生傳，其中人物，無論爲僕役，爲小卒，無不臨難不屈，正氣凜然，字字便姦人聞之心驚膽裂！使南山而能終其天年，完成其修明史之志願，則吾國之史界，將不知增加若干之瑰寶，而民族正氣之發揚鼓舞，又不知增加幾許力量也！司馬子長遭蠶室之禍，千古同悲；然尙能保其殘生，從容命筆，以完成其不朽之巨著，而南山則並此而不得，甚且姓字亦遭專制忌諱，湮沒而不彰，良可嘆惜也。